



在上新街感受冬天

文/画 张国华

记得上中学时,有次上课我没认真听讲,正与同桌打闹,老师转过身来突然问我:“国华,你是不是冬天生的?”我愣了一下,随即点头,“怪不得动(冻)手动(冻)脚的!”我确实生在冬天。济南的冬天,正如老舍先生笔下所写的“是张小水墨画”,但这次不是唐代名家所画,而是我为自己的家乡画的。这次画的是上新街。

上新街片区在民国初年才

形成的,历史似乎并不久远。但就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来说,却是济南独一无二的。上新街是济南保存较为完整的老街巷之一,它北起泺源大街,南到文化西路,北低南高,自北而南行走,有步步高升之意,故称“上新街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南市整顿换制门牌时,曾将饮虎池前街和上新街棚户区统称为上新街。万字会旧址高大的石砌围墙占据了上新街西面的半条

街,在众多传统的、西式的和中西合璧的老建筑中,不仅有老舍、方荣翔、黑伯龙等名人的院落故居,还保存着“济南万守会”、“广智院”、“济南共和医院”、“浸礼会南关教堂”、“齐鲁大学”旧址等一大批近代优秀历史建筑;这里曾是整个老济南的文化和政治中心,也是人文价值最为集中的片区。

上新街我常过来转转,在这片灰秃秃的老街巷中,有一

种独特的老济南韵味,有别于老商埠区的没落繁华、芙蓉街的喧嚣、曲水亭街的灵秀,而有一种近现代的文化气质,要感受老舍笔下的济南,这里再合适不过了!先生一定是穿着长袍夹着书本从这里走过,此时走在巷子里,仿佛可以看到不远处他的背影……可恨的是自己感受得到,却搜肠刮肚也敲打不出文字来,好在还可以用画画来填补。

对于一个在济南住惯的人,像我,冬天要是刮风,便觉得是奇迹: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。北方的冬天,能有晴朗的天气,济南算个宝地。这个北方的城市,如今正和其他城市一样,也时常笼罩在雾霾之中,如此“雾里看花”,假若早个五年,人们恐怕还会诗兴大发,云里雾里的矫情一番,现在平白多出后面一个字,人们都掩鼻逃命似的,谁记得浪漫啊。

除了这些,人们总觉得这个冬天还少点什么。少什么呢?是雪。哦,一场雪!蛇年冬日里的济南直到腊月,还没下场像样的雪。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勾勒出一座古城的冬日景象令世人向往,济南的冬天怎么能没有雪呢?不禁哑然却也笑不出来,除了没有下雪,其余都齐了。天气晴好时,人们在想如果有场雪就更好了;雾霾笼罩时,人们更期盼能有场雪带走空中的灰霾就好了。就等一场飘飘洒洒又痛快淋漓的雪。我想,在这个冬天蜷缩在案头敲着字,哈着手,画着画,雪就会下了吧。



【历下亭】

□雪樱

楼上的孩子们都已经放了寒假,可是,楼道里依然一片安静,这我不禁怀念起当年热闹非凡的楼道。

过去,我住的是筒子楼,每层楼上都有公用厕所和水房,家家户户做饭都在走廊里,走廊里很是拥挤,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:煤气罐、炉具、橱子、锅灶,有的人把油盐酱醋也放在外面。虽然住的地方小,但长长的走廊补偿了空间,俨然成为公共的厨房,油烟四溢,锅碗碰撞,却不缺少温情。即便是小夫妻吵嘴,也很有情调。

平时,每到周末,孩子便像撒了欢似的,在楼道里玩得不亦乐乎,捉迷藏、跳房子、玩游戏,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累。放了寒暑假,楼道里玩耍的孩子更多,尤

消失的楼道

其是寒假,外面冷,大人不让孩子出门,楼道便成了玩乐的天堂,每天晚上必点名,如果谁没来,小伙伴接着会去喊他。那时候,我们串门是家常便饭,谁家有什么玩具,玩具放在什么地方,我和小伙伴都摸得倍儿清,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,太不见外了。有时还要找理由赖着不走,黏在人家家里吃饭,总觉得人家的饭香。但我从不这样,父母家教很严,打小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,养成了习惯,一到饭点我便乖乖回家,这是规矩。

放了寒假,离过年不远了,很多住户都开始准备年货,楼道里飘着烹饪的香气,便能知道谁家炖牛肉啦,谁家打酥锅啦,谁家炸鱼啦,谁家蒸枣糕啦等。四邻之间都很大方,烹饪的年货,

挨家挨户分着尝尝,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,总要多分点,蒸包出锅,冒着热气,老人顾不上吃,要给孩子端一盘;年轻人过年从老家回来,带回的特产什么的,也会给四邻的长辈送一些。

现在想来,心底不禁升腾起一股股暖流——我知道,这种情愫叫邻里情谊,弥足珍贵。如台湾作家张晓风的亲身感悟,“都市生活,邻居难得交谈一言半语,但肉香例外,它算是合法闯入,你却可以因而享受别人送上门来的隐私。”如今,肉香还是那种肉香,两扇门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变,只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拉长了,情感联结松懈了,所以,从门缝里钻进来的肉香也没味了。

有一种年货叫爱的馈赠,有

一种肉香叫共同分享,有一种生活叫楼上楼下。

可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楼道消失了,那种生活再也找不到了,只留下绵长的怀念,我的心也随之空下来了,精神家园荒掉了。只能凭着记忆,寻找味道,只能借着回忆,寻求慰藉。

消失的楼道,带走了我快乐的童年,还有不可复制的岁月;现在的楼道越来越宽敞,防盗门也越来越豪华上档次,但是,四邻的交流越来越少,略显尴尬。常常是快递哥帮着打破这死寂般的安静——“你的邻居不在家,让你帮忙收下!”我想,这份突兀的信任也是好的,最起码它能给楼道带来一点生气和温存,是情感碰撞的纽带,我们要用心呵护。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陈建绳

过去在济南杆石桥以东有一条宽6米、东西长约500米、青石板铺路的西青龙街,聚居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居民。据史料记载,这里的回民“以尚武、卫生为要义,质朴耐劳,经营商业尤为特长。”

街上下南北两面既有不大的门头,又有住户的院落,有的将院落的大门过道改成门头。门头上方都镶嵌着铁皮绘制成的伊斯兰文字,门口挂着木牌,木牌上画着图案,标明“清真教门”,牌下缀一红绸子。经营的清真食品有五香花生米、马蹄烧饼、麻酱烧饼、盘瓢烧饼、油条、炉算儿、酱牛肉、烤羊肉串、焖饼、羊肉灌汤包、甜沫、清真糕点等。这些风味独特的清真食品不但回

回眸西青龙街

民喜欢,在人数众多的汉民中也备受青睐。每每从西青龙街走过,这些诱人的清真食品禁不住让人口齿生香。

由于几十年的执著经营,这些清真食品有的已成了泉城济南的品牌。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在杆石桥一带灯火阑珊处,常看到三三两两的孩童操着地道的济南话高声叫卖:“五香长果仁儿,一毛一包!”花生米都是在家称好用旧报纸包好,装在上衣口袋里或盛装在家长缝制的布书包里,卖完再回家去取。这些孩童大都住在附近的西青龙街,礼拜寺巷、永长街等回民聚居的地段。那时,家父在商埠区从事基础教育工作,晚上下班路过时常买回两包花生米当

下酒的酒肴。谁能想到,几十年后的今天,“杆石桥”已经成为济南大街小巷五香花生米的品牌呢!

“还有,西青龙街的马蹄烧饼也是名声在外啊!”年近九旬的姑母插话说。谁说不是,“吃烧饼果子喝甜沫”是老济南人靠谱的早点。从济南南关正觉寺街走出去的著名女作家、翻译家沉樱,其父在毗邻的趵突泉前街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(后并入山大)教书,校址与西青龙街近在咫尺。沉樱就是吃马蹄烧饼长大的。1947年她去了台湾,后辗转去了美国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她给表哥田仲济教授写信,问:“济南较我在时有什么改变?回回烧饼、油条、炉算儿还有吧?现在

济南还有不认识我的人?”1982年春,她回国在上海、北京拜访了巴金、朱光潜、卞之琳、阳翰笙等友人后,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济南,在田仲济先生家里终于吃到了寄托着乡思、日夜想念的马蹄烧饼、油条、炉算儿。这位在海外阅尽沧桑、漂泊多年的游子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1991年底,西青龙街拆迁展宽,成了车水马龙的泺源大街的一部分,西青龙街的居民大部分迁入泺源大街西段路北的回民小区,令人大快朵颐的清真食品也随之落户回民小区。据说有一位“天下第一泉”的北京游客问一位年轻的陪同者:“济南的小吃哪里比较有名?”年轻人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回民小区呗!”



【历下亭】

陪客儿

□马洪利

天变、地变、人也变,时代在改变,社会在改变,唯独家乡传统习俗之中,那诚心敬意地“陪客儿”的真情没有改变。

李清东部山区对“陪客儿”十分讲究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,在招待客人的时候,找“陪客儿”的目的是出于对客人的尊敬和重视,也显得宴席正规、隆重、有档次。“陪客儿”的人数多少要根据宴席上落座的来客多少而定,若是客人比较多的话,就少找几个“陪客儿”,避免酒桌上“人满为患”,过于拥挤,但是,至少也要找到一个以上的“陪客儿”,否则,客人就会“有情绪”,以为是看不起他(她),似乎有慢待客人的嫌疑。

“陪客儿”这差事赖汉子干不了,好汉子不想干。其实,当“陪客儿”也不容易,要想“游刃有余”地把客人“陪出去”,并不是简单事儿。在酒桌上,“陪客儿”虽然不了解客人的酒量大小,但是,既要让客人喝上酒,又不能让客人饮过了量。一防客人喝不足酒而扫兴,二要防客人喝多了酒变成了“醉人”。一旦客人喝醉了酒,在返回的途上有个差错,这“陪客儿”也就成了“罪人”。不过,要想把客人“陪”出去,“陪客儿”的酒量也要“有一壶”,不然的话往往是客人那里还没有“管事儿”,“陪客儿”这儿已经被“喝趴下”,其结果自然是笑话连篇,尴尬至极。有道是“酒令大起皇圣旨”,如果客人的酒量很大,一时高兴来了兴致,就得陪着客人用“猜拳行令”的形式饮酒,要么“划拳”,要么“压指儿”,要么“猜火柴棒”,一直到客人尽兴为止。这种咄咄逼人的阵势,一般的“陪客儿”是望而生畏,难以招架的。

同时,“陪客儿”在“陪”客人说话上,也是有所顾忌的,深不得,浅不得,须小心谨慎,稳妥地看客人的脸色行事,对客人的一言一语都必须圆滑地应对。每句话都要考虑着说,琢磨着讲,既不能少说话至于“冷场”,也不能多说话滋事“生非”。生怕说错了话顶撞了客人,一旦话不投机就很容易搅杂了酒场,而被“主家”怪罪和埋怨。这种喧宾夺主的“陪客儿”是不合格、也不称职的,更无“优秀”可言了。另外,“陪客儿”在座次上也是特别讲求“规矩”的,主人、客人、主陪、副陪、侧陪、次陪对座位都很“计较”,必须“按级别”排列,摆正位置,对号入座,各就各位,切忌混乱,一点也马虎不得。

主人家里所找的“陪客儿”要根据来客的“来头”而定,是要分等级和层次的。如果“来客”是相当重要的“重量级”人物,那就得去请村子里那些出头露面、有头有脸、能说会道、威望很高的头面人物当“陪客儿”。如果来客是至高无上、不好“对付”、难以应酬的未过门的儿女亲家,尤其是在儿子结婚时的“亲家席”和“三儿席”上,那就得早早地把家族中有声望的“老族长”或“官场”上有身份的村干部请来“挡事”。只有这样,“会亲家”和“送新客儿”的贵宾们才感到脸上“光彩”有面子,心里高兴,有十足的“荣誉感”,这充分说明主人对客人“高看了一眼”。